

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編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狗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猶柏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猶柏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四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噬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勗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噬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鸞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擊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噬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然而然豈有為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械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械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為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為雨雨之為雲執與廢之執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為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嗟吸技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為治逆其理則為凶九洛九州厥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

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者有其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勢矣有機械運轉之者則樂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實惡有為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強吸被拂則敗矣

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晏倫敘叙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暴倫散散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逆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虛齋口叢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

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降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播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執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械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塵埃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與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陰施而嘘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達其舉

問之人或以為華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彛倫叙數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昭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醇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道也

說之不通第在無張氏按本件在上陳詳述注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真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美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各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

所謂兼忘也道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道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直是去截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顯名譽并焉則修其可頌而至於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逾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為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為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為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遂歎而言仁孝乎哉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人飽而為之以後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之所以散也豈得為至貴至富至顯哉國爵并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并焉素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并焉所願學孔子是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而不為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生於不足者也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外能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王人視聖德猶批糠以百姓為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嘗須史雖唯脩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至貴謂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并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國財并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性故名譽并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腐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而不知其為親乃為仁之至孝不足言非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為

姓為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既仁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為至仁也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宰必以孝愛為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行以觀雖至鄙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道堯舜

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道本也微住於親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為親愛而不知其為愛也為道而至於德道堯舜則無為矣故利澤萬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素克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倫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其人因其間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親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

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實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遠克舜而不為其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克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瑞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然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傲之以天行之以禮義達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棄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先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持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輝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統之於無止于缺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遠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